



国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全球经济调整中的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体系研究

…… 主编 黄达 ……

分报告一

全球经济演进：
结构、逻辑与中国因素

张杰 高晓红 李宏瑾 著

目 录

第 1 章 经济全球化：一般性描述及其争论	1
1.1 理论界说与历史进程	2
1.2 经济全球化“断代”	9
第 2 章 全球经济联系及其体系结构	23
2.1 全球经济联系的早期例证	23
2.2 Amin 的“世界体系”和滨下武志的“朝贡贸易体系”	34
第 3 章 经济全球化及其权衡	52
3.1 全球经济联系的现代图景：16 世纪以后的世界	52
3.2 经济全球化的成本与收益：斯蒂格利茨诘问	67
第 4 章 全球经济结构演进的差异性	74
4.1 结构的多样性与发展的差异性：基本图景	75
4.2 起点的同一与路径的差异：悬疑及其解释	85
第 5 章 初始禀赋与全球经济结构的演进路径	97
5.1 从生产函数到经济选择函数：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97
5.2 禀赋差异、初始结构以及演进路径的多样性	102
第 6 章 制度、技术与全球经济结构演进	129
6.1 影响演进路径的制度因素	130

6.2	技术因素：由来及其影响	145
第7章	全球经济结构演进中的“大分岔”现象	159
7.1	“大分岔”：一种描述	159
7.2	外生因素还是内生因素：争论与辨析	166
7.3	“分岔”及全球经济调整：我们正走向何方？	172
第8章	全球经济的兴衰周期及其相互关联	179
8.1	两个“中心”论：回顾与评论	180
8.2	东西方经济兴衰：独立抑或关联？	183
8.3	东西方经济调整的经济学	196
8.4	长周期假设、真实经济周期以及制度冲击	201
第9章	全球经济调整的推动因素	207
9.1	东西方的禀赋、技术差异与制度竞争	207
9.2	一个正式模型	211
9.3	技术选择和制度选择：政府因素的作用	224
第10章	全球早期经济联系中的“中国因素”	235
10.1	汉唐努力的全球含义：一种初步评判	237
10.2	两宋的商业精神与贸易机会：关于“马鞍型曲线”	244
10.3	蒙古时代的全球秩序及其不对称绩效	250
第11章	全球经济秩序肇建中的制度冲突	255
11.1	关于“郑和谜题”	255
11.2	贸易激励问题	257
11.3	“贸易选择权”及其影响	260
11.4	两种贸易制度的冲突及其后果	264
第12章	全球经济联系的“1571 折点”	270
12.1	“隆庆开放”之谜	270
12.2	两种利益的疏离及其影响	272
12.3	“官商联盟”的政治经济学	276
12.4	货币本位困局及其利益冲突	286
第13章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选择	290

13.1	“天下主义”、国家主义与全球经济联系的绩效	290
13.2	关于“千古变局”命题	297
13.3	“2001 转折”与中国的选择	304
参考文献		308

第1章 经济全球化：一般性描述 及其争论

作为一个内部有着密切而复杂的相互联系的全球经济体系，是在人们对“全球化”问题理解逐步深化的基础上才逐渐进入理论研究者的视野的。与全球化（Globalization）浪潮对现代人类生活超强度的“时空压缩”现实图景相对应，“全球化”本身已成为当今世界无所不在的支配性话语，一切关键词里最具关键性的词汇，一个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中都可以例行性地找到的主题，也是当今国际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①。正如澳大利亚学者沃特斯（M. Waters, 1995）所说：“就像后现代主义是80年代的概念一样，全球化是90年代的概念，是我们赖以理解人类社会向第三个千年过渡的关键概念”，同时也是一个被从政客到媒体巨头等各界人士用得非常杂乱的术语。在此浓烈的全球化语境中，以至于全球化本

^① 全球化作为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主题”，从20世纪80年代左右便开始了。据坎特（Rosabeth M. Kanter）等人的一项研究，1984年在世界55个国家出版的1600种杂志中，仅有3篇在标题或摘要中使用了“全球化”一词，而到1994年则变为112篇，增长了37倍（R. M. Kanter and Todd L. Pittinsky, 1995）。而到2000年11月，仅从雅虎（yahoo）英文网站上搜索到的以全球化为主题词的文章就达50000多篇（文军，2001），到2006年3月，利用google搜索引擎搜索含有中文“全球化”一词的文章达6590000篇。另据加利福尼亚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1991年公布的资料，1990年在主要经济杂志上总计有670篇文章在标题中使用了“全球的”或“全球化”的词句。与此相比，在整个80年代研究全球化的文章总计不过50篇（里斯本小组，1997）。

身已被当作方便贴、随意贴的标签,迷失于“globaloney(全球胡话)”(保罗·克鲁格曼,1997)之中。这个概念已经成了对正在在时间和空间方面追求“压缩世界”和重新界定各类边界——既是对趣味和想象而言,也是对版图和认同而言——的诸多复杂过程的速记(David Harvey, 1990)。在这一话语霸权的高分贝压迫和强度刺激下,是人们的失语和失忆。似乎全球经济的联系是新近才初露端倪的现象,刚刚告别的好像是一个相互之间完全封闭隔离的国家主义时代,而忽略了全球经济体系本身的持续性和历史性,忘却了全球经济历史上便一直未曾中断的紧密联系。因此,整体主义、世界主义所要面对的不仅是对新的全球化时代的分析,还应当包括对历史的重新诠释。

重溯数千年的历史,一个个遥远的国度是如何彼此感知和相互影响的,散布在世界不同角落的一种种文明是如何相互交流并打上对方印记的,一个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帝国是如何在相互较量中逐渐衰落消亡的,作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与边缘是如何轮换的,不同国家和经济体的相对地位与权力分布是如何变化的,霸权是如何更替的,为什么一些挑战者成功而另一些挑战者失败?面对变革暗潮涌动的当代全球经济体系,东方与西方两种文明、南方与北方两个世界、从欧盟到北美再到亚太不同的经济圈究竟将何去何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究竟是狂欢的盛宴、人类的福音,还是癫狂的陷阱、末日的审判?对此,似乎只有以整体主义的视角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历程作全景式的分析和梳理,才能真正领会和把握全球经济调整的脉络。

1.1 理论界说与历史进程

作为社会各界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术语,究竟何谓“全球化”,时至今日,仍是一个难以界定边界的多元概念,各种认识,甚至包括基本的概念和原则都分歧纷呈,难以弥合。按照不同标准,林林总总的全球化研究可以有不同的归纳分类,例如,按学派分为自由经济学派、依附理论学派、世界体系理论学派(Wallerstein, 1997)和现实主义学派(Kegley and Wittkopf, 1993; Krasner, 1994; Wendt, 1994),或者按立论基础

分为制度论、网络论（Hannerz, 1992; Emlrbayer and Goodwin, 1994; Wellman and Berkovitz, 1988）和传统论等等。但是，无论在各个不同学派和理论之间，还是在它们之内，全球化仍然有不同的定义和多种理解。

从词源上分析，与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名词如“全球的”（global）、“全球性”（globality）等等，在英语世界的词汇中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才出现的，而“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个概念是在 80 年代中期才正式形成的（杨学功，2001）。概念是对事物的反映，由此推断其所指的似乎应当是国际社会最近几十年内发生的新现象。据有些学者的进一步考证，对于经济领域的全球化，T. 莱维于 1985 年第一次用“全球化”这个词来形容此前 20 年间国际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即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江时学，1997）。

那么，此前 20 年间，国际经济领域到底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以致必须使用一个全新的概念来指称？前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其 1998 年出版的《全球化——政治、经济和文化挑战》一书中，对全球化现象作了具体描述。他列举了世界性的人口爆炸和环境破坏，参与世界经济的国家日益增多，贸易、资本流通和金融流通的自由程度迅速提高，技术进步及其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劳动岗位从传统工业国家转移到新兴工业国家，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各种文化、文明之间存在着发生冲突的危险等多方面的事例，试图说明“在 20 世纪的进程中，世界五大洲之间、近 200 个国家之间的交融和交往发生了巨大的量的飞跃，同时也发生了重大的质的飞跃。总的说来，2000 年的世界与 1900 年的世界的差别，要比 1900 年的世界与 1800 年的世界的差别大得多；现代交通技术（不仅包括飞机，也包括集装箱运输船和大型油轮）、现代通讯技术、现代贸易技术以及现代金融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这种发展势头早在 19 世纪就已开始加速，在 20 世纪的历程中，特别是在 20 世纪的下半叶则明显加快。”在这里，施密特（1998）把全球化笼统地界定为世界经济的新发展，世界五大洲之间、各国之间联系与接触在数量与质量方面的巨大飞跃。

与此相呼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极力渲染世界经济的这种新发展，

称“今天全球化较一个世纪前有着深刻的技术内涵，以此为基点的今天的国际金融市场在资本的流量和金融工具的种类上，与一个世纪以前不可同日而语。此外，世界经济所涉及的范围更广阔，独立国（二战以后）更多，高新技术在使交通、通讯、信息的成本锐减，各国市场在全球水平上融合更为容易，随着贸易、直接投资、技术转让和高效的工业组织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相互依赖于对方的技术、制造方法、组织方法、市场与生产设计”（IMF，1997）。

尽管这里也抽象地提到了国际经济联系在质上的飞跃，但更多强调的仍是量上的重大变化。似乎全球化不外就是，“国际贸易量的飞速增长”、“相互融合的更为密切”、“相互依存的加强”等。正如巴奎（1995）指出的：“当谈论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时，……最贴切的概念理解应是以贸易联系的密切程度为基准的，根据这种见解，世界出口率越高，跨越国界的贸易额在世界生产中所占比例越高，世界经济就越强烈地全球化。”

然而，由于缺乏质上的明确界定，只有单纯量的描述，使得这些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定义仍未真正将全球化与其他历史现象相区别，从而招致各种质疑。有些学者直接批评到，“全球化”不过是用来说明一个发展已久的过程的新名词，目前的世界政治经济并没有比100年、200年或者500年前更加全球化（沃勒斯坦，1997）。特别是，“从贸易、资本流动和其他措施来看，现在的经济并不比20世纪初多么‘全球化’”（乔姆斯基，2000）。约瑟夫·奈（2003）也同样认为，“19世纪的全球化至少与今天的全球化一样令人钦佩。运输、通讯方面最具有革命性的突破在1900年以前已经出现了，如铁路、汽轮、电报和冰箱等都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技术进步。整个19世纪，运费一直在大幅度下降。‘英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时期（尤指19世纪）’政治环境稳定，同时由于实行金本位制，货币环境也十分稳定。……这里不免要引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著名论述：‘这是人类进步中多么不同寻常的一幕呀……伦敦的居民可以一边在床上喝着早茶，一边通过电话订购全世界各种各样的产品……同时他还可以以同样的手段投资世界任何角落的自然资源和新企业。’”另据统计，19世纪末，西方国家的净资本流量（总输出减去总流入）即使到当代也没有被

突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夜，已经有 155 个国家参与国际贸易，世界出口的价值占世界收入的 16%~17%（戴维·赫尔德等，2001）。还有研究表明，19 世纪后期，国际经济中货币、货物和人员流动比最近 30 年更为开放。如果以商品贸易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作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标志，那么，1993 年的一体化水平与 1913 年的情况类似。全球化过程在 19 世纪末就曾轰轰烈烈地展开，不仅当时交通、通讯技术的突破拉近了人们的距离，跨国投资和贸易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且劳工的流动性甚至比今天还要强。

因此，为避免这一概念困境，一大批学者努力从质态上对经济全球化进行明确界定，如 Harvey（1990）认为，“在最近 20 年，我们经历了一个剧烈的时空收缩阶段，它对于政治经济实践、阶级力量的平衡以及文化和社会生活都带来了令人迷惑和混乱的影响。这个阶段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次深刻危机相契合。这个阶段最强烈的时期是 70 年代后期到 80 年代早期，与之相伴的便是全球化的明显加强。它最明显地表现在制造业生产和金融领域。技术和组织的变化加速了资本的全球流动，产生了新的国际分工。处于这种变化核心地位的就是第一个真正全球金融体系的创立”。按照哈维的分析，全球化是与社会生活中时空收缩的加速和强化紧密相关的。这种表述似乎与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 Giddens）的观点相近，吉登斯从制度转型的角度把全球化看做是现代化的各项制度向全球的扩展，在他看来，“全球化是指一个把世界性的社会关系强化的过程，并借此过程而把原本彼此远离的地方连接起来，令各地之间所发生的事也互为影响。全球化指涉的是在场（presence）与缺席（absence）的交叉，即把相距遥远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本土的具体环境交织起来，其目的就是考察它如何减少本地环境对人民生活的约束。”因此，在吉登斯眼里，全球化是与“时空压缩”、“地域变革”、“现代制度转变”、“在场与缺席”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此外，罗兰德·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乌尔利希·贝克教授（1997）等都强调，全球化对时空的压缩和超越，如认为“全球化指的是空间距离的死亡。……是超越空间距离（由不同民族国家、宗教、区域、大陆组成的似乎是相互隔绝）的世界。”然而，时空的收缩，

仍然不仅仅是现代社会的独有的特质。从单纯的徒步到畜力的使用再到蒸汽机、电动机等,从马车到现代游轮、汽车、火车甚至火箭、飞船,从口口相传的传话到飞鸽传书再到电话、网络,每一次无不是时空收缩的重大标志。因此,单纯从时空收缩的角度,似乎仍然无法将全球化定义为一种新现象。

于是,又有人试图从经济活动跨越国别疆界这一角度来描述全球化,认为“全球化是指超越构成现代世界体系的民族国家(包含着社会概念)的复杂多样的相互联系和结合。它指一种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在地球某一地方的事件、活动、决定,会给遥远的另一地方的个人、社群带来重大的影响。……疆界就社会活动和关系不再在它面前停止这一点而言,已无可争辩地不重要了。从而继续区分社会经济活动的内部和外部、国内和国外,已经关系不大了”(A. McGrew, 1998)。特别是通过对以市场一体化、贸易全球化、金融国际化、生产跨国化、经济网络化等为内容的跨国公司的研究,大大突出了经济全球化超越国界的特征。跨国公司的迅速扩展,使全球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急剧增长,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及其活动形成国际交叉,组成了全球性的市场和经营网络。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约翰逊(H. G. Johnson)在谈到跨国公司时指出的:“我们已超越对外贸易走向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大公司的基本决策是把整个国际社会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国家看做是它们的活动范围”(杨龙芳, 1998)。“全球化就是指穿越国家的和地区性的政治边界的经济活动在拓展。它反映在有形的和无形的商品和服务(包括所有权)通过贸易和投资途径在不断地加快流动”(Luis Emmeri, 1997)。“国际贸易时代”全面走向了“国际生产时代”,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垂直分工愈来愈让位于水平分工,资本、商品、技术、信息等在国际间的流动越来越迅速,资本的配置也越来越超出民族国家的范围而向全球扩展,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出现了“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相互依赖局面。特别是资本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自由流动,资源在全球范围配置。在此过程中,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正在消失,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无边界世界”。但对此仍不乏批评意见,大部分国际经济现实主义著作坚持认为,国家仍然是国

际调整和管理的主要工具，即便是跨国公司也仍然从属于各个国家，并没有失去国籍（Kegley and Wittkopf, 1993; Krasner, 1994; Wendt, 1994）。在这两种观点之间存在一系列看法。有的承认跨越国界的生产网络和全球通信流动具有改变传统经济模式的潜力，但民族国家仍在全球经济管理以及决定公司和本国成功中起重要作用；国内条件，例如生产要素、国内需求质量、国内竞争程度以及一国国内的经济制度仍是决定一国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它们随着全球化过程的发展和不确定因素的增加而变得更加重要。有的则指出，全球化力量被过分渲染了，所谓国界消失的看法不符合事实。侧重战略管理的研究则从最新发展入手，例如廉价和强大的电子计算机和通信、对外投资和融资障碍的扫除等等，具体探讨大公司是否变成了独立于国家的“世界选手”。

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批学者抓住全球化的部分特质进行抽象，用全球化的一个侧面或其中某一部分内容来替代全球化本身。如“有人认为全球化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发展；还有人认为，全球化表明了由于金融资本的增加而带来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新型对立关系，或者说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重新分离。一些人把全球化看做是世界贸易的扩张，包括南方的新兴国家（伴随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策略），而另一些人则强调信息革命所引起的交流的扩大”（阿兰·伯努瓦，1998）。还有学者将全球化的本质归结为资本主义化，如詹姆斯·彼得拉斯（1999）认为，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在当代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全球化问题实际上也是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的问题。Arrighi（1997）认为全球化就是“现代化初期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的持续趋势”，“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的普遍化”，当前的全球化趋势——信息革命，流通、债券和股票领域贸易额的增加以及管理的核心职能的私有化——中的独特环节的转型只有在“规模、范围和复杂性”方面才是全新的。世界体系学派也认为，资本主义从来不是民族国家之内的过程，一出世就把世界作为舞台，形成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运行、以资本积累为动力和目的的现代世界体系，也就是我们今天仍然生存在其中的世界经济。因而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的普遍化，“全球化和现代世界体系的周期性扩张实为同义语”（沃勒斯

坦, 1997)。因此, 人类历史上应当有着多次全球化, 如“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全球化”、“1820—1914 年间的全球化”(约瑟夫·奈)。还有人将全球化直接视同现代化^①(埃伦·米克辛斯·伍德, 1998; 王思睿, 1999), 有人将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甚至美国化^②, 有的则将全球化理解为统一市场的形成, 有的则认定为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趋同和大同社会的逼近, 还有更狭义的理解, 将全球化视作 20 世纪末在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的冲击下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社会生活形态的各种变化。无疑, 这些定义简约而突出重点, 但难免有失偏颇。

出于对全球化定义无休止争论的厌倦, 使得全球化概念本身也受到质疑, 有人指出全球化被大大夸张了, 是一种“言过其实的思想”。还有人认为, 全球化的概念根本就是不科学的, 作为分析全球经济政治关系的术语, 它远比不上另外一些概念(例如“帝国主义”)有用。有人则直接宣布了全球化概念定义的不可能性, 如专门集中研究全球化问题的国际研究机构——“里斯本小组”(1997)称, “经济与社会的全球化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与表现方式。其中一些形式与表现方式在今后 10~15 年内也许会消失, 或者失去意义。民族的因素, 还有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变化都不断受到全球化的影响。目前还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全球化模式, 所以今天人们很难找到一个普遍承认的定义。……对于全球化所作的任何一种类型划分都不能示范性地概括出全球化的全部本质与特点。任何一位居于领袖地位的理论家都不能说自己能够比别人更准确地说出这一伟大真理

① “现代化是从人类诸文明阶段向多元一体的世界文明或全球文明阶段过渡的时期。现代化的过程即世界化、全球化的过程。”参见王思睿:《现代化与人类文明主流》, 载《战略与管理》, 1999 (2)。

② 如曹天宇先生认为, “什么是全球化? ……究其社会经济内容, 20 世纪 90 年代才出现的以跨国金融资本在全球迅速而自由的流动为其主要特征的全球化, 不外是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 或更确切地说, 以美国资本为首的跨国资本的全球扩张。……正如一切由资本主义带来的进步一样, 全球化的直接后果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控制的加强, 全球的两极化与不公迅速发展, 发展主义和大众消费文化对生态与人性的严重损害。特别是, 跨国资本对落后地区要求良好投资环境的压力将严重阻碍其劳工福利、生态保护、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参见曹天宇主编:《现代化、全球化与中国道路》, 2~3 页,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的内容”。

对全球化定义的绝望，迫使人们放弃了对作为一种静止状态、一种“新现象”的“全球化”本质的追索。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全球化毫无疑问是指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它只是一个动态的基本过程，而不是一种静止状态和结果（Barrie Axford, 1995）。同时，全球化并不是一种新现象，它不过是经济关系国际化漫长历史的一部分，是国际分工的深化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甚至“只不过是二千多年前的希腊化之再版”（Hellenism, 1959），因此，“全球化是一种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各国的生产和金融结构越来越多的跨国界联结在一起，构成一种国际劳动。在这一分工中，一国创造的财富越来越依赖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全球化也是指经济一体化的最高阶段。在这一阶段，上述依赖在空间上达到了它的最大限度”（P. Bairoch and R. Kozul-Wright, 1996）。

纵观各种相互迥异的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描述，尽管无法统一，但其所指涉的无非就是人类生活中的一种客观存在，尤其在现代人类生活中更为显著的一种现象和趋势，是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相互联系日益加强和密切、人类生活时空日益压缩、跨越国别界限的经济生活日益丰富的历史进程，是在许多个具有历史里程碑式的事件刺激下经历过多次跃升和加速发展的历史过程。

1.2 经济全球化“断代”

如果说经济全球化本身只是一个进程，那么这一历史进程究竟应当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这一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起点问题，实质上仍与经济全球化的定义问题密切相关，甚至是一个问题的两种不同表述方式。因为对起点问题的回答，直接取决于对经济全球化本身的理解和定义；同时，对应于不同的起点，作出的定义也各不相同。

1.2.1 围绕经济全球化起点的争论：对同一史实的不同解读

事实上，作为对全球经济联系这一“在持续中跳跃着”的历史现象的描述和诠释，也正是由于不同的学者对历史事件流截取的片断不同，从而才造成了关于经济全球化本身的歧义纷呈。但也正如学术界对经济全球化

定义本身的争论不清,要找出一个被大家公认的经济全球化起始年代,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分歧。

把经济全球化等同于跨洋远程国际贸易的学者,自然把 15、16 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及荷兰、西班牙商船远征看做全球化的起源(沃勒斯坦, 1997; 狄特玛尔·布洛克, 1997)。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从此之后,全人类才真正知道了彼此的存在,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人才开始了全球范围的相互交往。因此从哥伦布远航美洲使东西两半球的人们会合之时起,全球化过程即已开始,迄今已有 500 余年的历史。随之而来的是探险的热潮(地理大发现)与贸易的热潮(商业革命),终于导致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地球上彼此隔绝的各个民族国家,也终于走上了“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的时代。

把全球化视作国际分工的深化与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完全确立的学者认为,全球化起始于 18 世纪六七十年代,标志是工业革命,因为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完全确立起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打破了农业经济时代的地方狭隘性,表现出一种外向的、突破国界和洲界限制而走向全球的趋向。工业革命所提供的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以及资本全球扩张所形成的世界市场,开辟了真正意义上的全人类普遍交往的时代,是全球化的历史起点。

把全球化界定为世界经济结构变化的人,当然会把 20 世纪初世界经济概念的出现说成是全球化的开端(格雷厄姆·汤普森, 1997)。因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出现了金融资本的统治,并形成了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

如果把全球化解释为统一的世界货币体系的形成,那么就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建立开始起算(塞拉斯·比纳与贝扎德·亚格梅安, 1998; IMF, 1997)。而 1972 年布雷顿货币体系崩溃,美元与其他货币实行浮动汇率,真正实现了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则被那些把全球化定义为西方资本跨国自由流动的学者当作资本全球化的序幕(约阿吉姆·比朔夫, 1998)。

还有人声称全球化就是市场经济的世界化,他们把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年代初作为全球化发展的历史里程碑。因为这一时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并抛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开始实行彻底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也宣布实行市场经济，由此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全球一体的市场经济得以形成。

与此相比，还有两种较为极端的观点。一种把全球化的标准定得很高，断言只有当一个无所不包的、完全一元化的世界市场最终形成的时候，才真正谈得上全球化。换句话说，现在根本没有什么全球化，目前的所有全球化宣传不过是子虚乌有，夸大其词。另一种则把全球化的标准定得很低，直接视同跨越国界的全球化经济联系，宣布在资本主义诞生以前，早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古代文明和政治组织的发展演变刚刚开始的时候，全球化的进程就已经开始了。西奥·佐梅甚至认为人类在原始时代走出深山密林的洞穴，全球化就开始了（鲁志强，2000）。按照这一观点，今天的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继续，在实质上并不是什么新东西。

不难看到，“全球化始于何时，与其说这是一个史实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理论问题”（于沛，2001）。确定何时为全球化起始的时间，并不单纯是一个物理时间的选择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判断的标准问题。按照不同的标准去衡量，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不管全球化究竟应当从何时算起，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本身便表明了这样一个基本史实：人类跨越国界的全球经济交往是一个古已有之的历史现象，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不断加强。尽管“全球化”是在20世纪中期以后才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但它并不是横空出世的新现象，“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以往的一切，不难看出，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化’，不过是在历史上一直存在的社会生活国际化的继续和发展；如果我们对自远古依赖人类社会历史进程进行哲学的思考，同样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于沛，2001）。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在这些相互争论的形形色色的断代方法中，有三种观点最受关注。第一种就是认为全球化是起源于20世纪后半期的一种新现象的观点，该种观点无疑代表了对全球化最普通、最直接的认识，迎合了大多数人的直觉感受。第二种观点就是沃勒斯坦（1997）对全球化

的认识,按照沃勒斯坦本人的话来说,“全球化”这个词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出现,但全球化这个事实大约在 500 年前就开始出现了。“全球化”这个词通常包含两重意思:一是跨越边界的相互关联程度高,这种关联不仅表现在贸易和金融流动方面,而且表现在经济生产领域;二是国家对贸易、金融流动和生产转移开放边界。作为前者,跨界流动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它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且,如果以跨国流动占全部经济交易量的百分比作为标准进行衡量,并不能断定: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框架内,目前的跨国流动一定比 100 年前、200 年前或者 500 年前大得多。只不过是目前我们对这些现象的意识更强罢了。至于说到边界的开放,这是一种周期性现象。所谓保护主义壁垒在最近二三十年的确减少了,但是,在 19 世纪最后 25 年,保护主义壁垒也减少了。而且,根本就不好说,这种现象还能维持多久。第三种观点是弗兰克(1998)、吉尔斯(2003)、阿布-卢格霍特(1999)等人的观点,他们在世界体系论的基础上走得更远,认为在 15 世纪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出现之前就曾经存在过另外一个世界体系,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这同一个世界体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和五百年前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体系里。这一观点以其彻底的全球主义视角和对传统理论的革命性颠覆,促使人们重新认识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全球联系现象。

1.2.2 Wallerstein “500”: 一个被广泛关注的“世界体系”

围绕全球化起点的争论,究其实质,主要是对在人类迈向国际化漫长历史过程中一系列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的历史意义及其影响的比较与选择,如地理大发现、远洋贸易、资本主义革命、工业革命、世界大战、跨国公司、科技革命、统一市场等。伴随着这一系列重大事件,是全球经济联系水平与程度的跃升。但究竟是哪一次关键性的一跃,跨越了经济全球化时代的门槛?于是,便有了上述的激烈争论。

相当一批经济学者认为,将 15 世纪末作为全球化进程的开端似乎更合理(于沛,2001)。因为正如陈燕谷(2005)所说,“一般而言,就是说不管你持什么立场,学术界公认的一个事实是:哥伦布于 1492 年‘发现’美洲大陆以及 1498 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水域,标

标志着世界历史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巨大断裂，世界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就是我们依然置身其中并且称之为‘现代’的那个时代。”15—17 世纪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地理大发现”，它不仅为世界市场的形成开辟了道路，促进了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而且也结束了世界各地区的割裂和孤立状态，使西半球和东半球、新大陆和旧大陆以及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开始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扩大了世界各地区和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世界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样才有了“世界的”历史，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正如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那样：“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①“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②

对于公元 1500 年对于人类历史的重大影响，作为第一个以“全球历史观”来重新梳理世界历史的美国历史学家，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评价无疑最具典型。斯塔夫里阿诺斯（1988）指出：“公元 1500 年以前的各人类社会均处于不同程度的彼此隔离的状态之中。”而“1500 年以后，由于人类的通讯联系日渐加强、交通工具不断发达，整个地球以加速度日渐缩小，现在，竟被人们称为‘宇宙飞船式的地球’或‘地球村’。”因此，“1500 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重要转折点。我们可以拿哥伦布和宇航员进行比较：前者抵达圣萨尔瓦多，打破了地区间彼此隔绝的束缚；后者登上月球，打破了行星间彼此隔绝的束缚”。

沃勒斯坦独具一格而具有空前开阔视野的世界体系理论对此的描述无疑最为深刻而全面。基于对 15、16 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确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7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8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